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五

欲邪行。事者。略有四種。謂所不應行。非支。非處。及以非時。此中初者。謂行不應行。所有婦女及一切男。非男非女。此之初者。攝分中云。若於母等母等所護。如經廣說。名不應行。如馬鳴阿闍黎說此義云。「言非應行者。他攝具法幢。種護至王護。他已娶娼妓。諸親及繫屬。此是不應行。」他所攝者。謂他妻妾。具法幢者。謂出家女。種姓護者。謂未適嫁。父母等親。或大公姑。或守門者。或雖無此。自己守護。若王若勅而守護者。謂於其人制治罰律。於他已給價金娼妓。說爲邪行。顯自給價。非欲邪行。大依怙尊。亦作是說。男者俱通自他。非支分者。謂除產門所有餘分。馬鳴阿闍黎云。「云何名非支。口。便道。嬰童。腿逼。及手動。」大依怙云。「言非支者。謂口穢道及童男女前後孔戶。并其自手。」此說亦同。非處所者。謂諸尊重所集會處。若塔廟處。若大眾前。若於其境有妨害處。謂地高下及堅硬等。馬鳴阿闍黎云。「此中處境者。在法塔像等。菩薩居處等。親教及軌範。并在父母前。非境不應行。」大依怙師亦如是說。非其時者。謂穢下降胎滿孕婦。若飲兒乳。若受齋戒。若有疾病。匪宜習故。若道量行

量。謂極至經於五返。馬鳴阿闍黎云。「此中非時者。穢下及孕婦。有兒非欲解。及其苦憂等。住八支非時。」大依怙尊亦復同此。稍差別者。謂晝日時。亦名非時。非支等三。雖於自妻。尙成邪行。況於他所。意樂分三。想者。攝分中說。於彼彼想。是須無誤。毘奈耶中。於不淨行。他勝處時。說想若錯。不錯皆同。俱舍釋說。作自妻想而趣他妻。不成業道。若於他妻作餘妻想而趣行者。有二家計。謂成不成。煩惱者三毒隨一。等起者。謂樂欲行諸不淨行。加行者。攝分中說。教他邪行。教者亦生欲邪行罪。俱舍釋說。如此則無根本業道。前或意說。非根本罪。然須觀察。究竟者。謂兩兩交會。

妄語。事者。謂見聞覺知四。及此相違四。能解之境。謂他領義。意樂分三。想者。謂於所見變想不見。及於未見變想見等。煩惱者。謂三毒。等起者。謂覆藏想樂說之欲。加行者。謂或言說或默忍受。或現身相。此復所求。或爲自利。或爲利他。隨爲何故。說悉同犯。此中說於妄語離間及粗惡語。雖教他說其三。亦成。俱舍本釋。於語四業。皆說教他亦成業道。毘奈耶中。說起此等。究竟犯時。要須自說。究竟者。謂他領解。俱舍釋說。若他未解。僅成綺語。離間粗語。亦皆同此。

離間語。事者。謂諸有情。或和。不和。意樂分三。想及煩惱如前。等起者和順有情樂乖離欲。不和有情樂不合欲。加行者隨以實語。若非實語。隨說所說。若美不美。隨其所求。爲自爲他而有陳說。究竟者攝分中云。「究竟者。謂所破領解。」謂他了解所說離言。

粗惡語。事者。謂諸有情能引悲惱。意樂中想煩惱如前。等起者謂樂粗言欲。加行者謂以若實。若非實語。或依種過。或依身過。或依業過。或依戒過。或依現行所有過失。說非愛語。究竟者攝分中說。「究竟者謂呵罵彼。」俱舍釋說。須所說境。解所說義。

綺語。事者。謂能引發無利之義。意樂中三。想者雖僅說爲於彼彼想。然於此中。是即於其所欲說義。彼想而說。此中不須能解境故。煩惱者謂三毒隨一。等起者謂樂宣說無屬亂語。加行者謂發勤勇宣說綺語。究竟者謂纔說綺語。此復七事相應。謂若宣說鬥訟競諍。若於外論或梵志咒。以愛樂心受持諷頌。若苦逼語如傷嘆等。若戲笑遊樂受欲等語。若樂處衆宣說王論臣論國論盜賊論等。若說醉語及顛狂語。若邪命語。語無係屬。無法相應。非義相應者。謂前後語無所連續。若說雜染。若歌笑等。若觀舞時而發言詞。前三語過。是否綺語。雖有二家。然此所說。順於前家。

貪欲。事者。謂屬他財產。意樂分三。想者謂於彼事作彼事想。煩惱者謂三毒隨一。等起者謂欲令屬我。加行者謂於所思義。正發進趣。究竟者說於彼事。定期屬己。謂念其財等願成我有。此中貪心圓滿。須具五相。一有耽著心。謂於自財所。二有貪婪心。謂樂積財物。三有饕餮心。謂於屬他資財等事。計爲華好深生愛味。四有謀略心。謂作是念。凡彼所有何當屬我。五有覆蔽心。謂由貪欲不覺羞恥。不知過患及與出離。若此五心。隨缺一種。貪欲心相即非圓滿。瑜伽師地論中。於十不善。俱說加行。又非圓滿貪欲之理者。謂作是念。云何當能令其家主。成我僕使。如我所欲。又於其妻子等及飲食等。諸資身具。亦如是思。又作是念。云何當能令他知我。少欲遠離。勇猛精進。具足多聞。成施性等。又作是念。云何當能令諸國王及諸商主。四衆弟子。供事於我。得衣食等。又作是念。起如是欲。云何令我當生天上。天妙五欲。以爲遊戲。當生猛利。徧入世界。乃至願生他化自在。又於父母妻子僕等。同梵行者。所有資具。發欲得者。亦是貪欲。

瞋恚心中。事想煩惱。如粗惡語。等起者。樂打等欲。云何令其遭殺遭縛。若由他緣。或自任運耗失財產。加行者即於所思而起加行。究竟者謂於打等。期心決定。或已斷決。此亦有

五、全則圓滿，缺則非圓。謂具五心：一有憎惡心，謂於能損害相，隨法分別故；二有不堪耐心，謂於不饒益不堪忍故；三有怨恨心，謂於不饒益數數非理思惟隨念故；四有謀略心，謂作是念何當捶撻，何當殺害；五有覆蔽心，謂於瞋恚不覺羞恥，不知過患，及與出離，僅成損害心者。謂作是念彼於我所已作正作，諸無義事故，我於彼當作無義。盡其所有幾許思惟，爾許一切皆損害心。如是願他現法喪失親屬資財及善法等，及願後法往惡趣中，亦是損心。

邪見事者，謂實有義。意樂分三：想者謂於所誦義，作諦實想，煩惱者謂三毒隨一。等起者謂樂誹謗欲。加行者即於所思策發加行，此復有四：謂誹因果、作用、有事、誹謗因者謂云無有妙惡行等。誹謗果者謂云無有彼二異熟。誹謗作用分三：誹謗殖種持種作用者，謂云無有若父若母，誹謗往來作用者，謂云無有前世後世，誹謗受生作用者，謂云無有化生有情。誹謗實有事者，謂云無有阿羅漢等。究竟者謂誹謗決定。此亦由於五相圓滿，謂具五心：一有愚昧心，謂不如實了所知故；二有暴酷心，謂樂作惡故；三有越流行心，謂於諸法不如正理善觀察故；四有失壞心，謂謗無布施愛養祠祀妙行等故；五有覆蔽心，謂由邪見不覺羞恥，不知過患及與出離故。此五若缺，則不圓滿。雖其邪見復有所餘，然唯說此名邪見者，由

此能斷一切善根，隨順諸惡隨意所行，是爲一切邪見之中極重者故。其中殺生粗語瞋心，由三毒起，由瞋究竟，不與而取邪行貪欲，由三毒起，唯貪究竟。妄言離間及諸綺語，發起究竟，俱由三毒。邪見由其三毒發起，唯癡究竟。此等之中，思唯是業而非業道，身語所有七支是業亦是業道，思行處故。貪欲等三業道非業。

第二顯示輕重分二十業道輕重，兼略顯示具力業門。

初中有五，例如殺生，由意樂故重者，謂猛利三毒所作。由加行故重者，謂或已殺生，或正或當，具歡喜心，具踴躍心，或有自作或復勸他，於彼所作稱揚讚歎，見同行者意便欣慶。由其長時思量積蓄，怨恨心已，方有所作，無間所作，殷重所作，或於一時頓殺多生，或令發起猛利痛苦而行殺害，或令怖畏，作不應作而後殺害。若於孤苦貧窮哀感悲泣等者而行殺害，由無治故重者，謂不能日日，乃至極少時持一學處，或亦不能半月八日十四十五，受持齋戒。於時時間，惠施修福，問訊禮拜，迎送合掌和敬業等，又亦不能於時時間，獲得增上慚愧惡作，又不能證世間離欲，或法現觀。由邪執故重者，謂由依於作邪祠祀，所有邪見，執爲正法，而行殺戮。又作是心，畜等乃是世主所化爲資具故，雖殺無罪，諸如是等，依止邪見

而行殺害。由事故重者。謂若殺害大身傍生。人或人相。父母兄弟。尊長委信。有學菩薩。羅漢。獨覺。及知如來不能殺害。而以惡心出其身血。違此五因。爲輕殺生。餘九除事。如其殺生。輕重應知。由其事故重不與取者。謂若劫盜衆多。上妙及委信者。劫盜孤貧。出家之衆。及此法衆。若入聚落而行劫盜。若劫有學。羅漢。獨覺。僧伽。佛塔。所有財物。由其事故重邪行者。謂行不應行中。若母母親。委信他妻。或比丘尼。或正學女。或勤策女。非支行中。謂於面門。非時行中。謂受齋戒。或胎圓滿。或有重病。非處行中。謂塔近邊。若僧伽藍。由其事故重妄語者。謂爲誑惑。多取他財。而說妄語。若於父母。乃至於佛。若於善賢。若於知友。而說妄語。若能起重殺生等三。而說妄語。爲破僧故。而說妄語。於一切中。此爲最重。由其事故重離間語者。謂破壞他長時親愛。及善知識。父母男女。若能破僧。若能引發身三重業。所有離間語。由其事故重粗惡語者。謂於父母等及餘尊長。說粗惡語。若以非眞非實妄語。說粗惡語。現前毀罵。訶責於他。由其事故重綺語者。妄語等三。所有綺語。輕重如前。若諸依於門訟。諍競。所有綺語。若以染心。於外典籍。而讀誦等。若於父母親屬。尊重。調弄輕笑。現作語言。不近道理。由其事故重貪欲者。謂若貪欲僧伽。佛塔。所有財寶。及於己德。起增上慢。乃於王等及諸聰叡。同梵行所起增上欲。貪求利敬。由其事故重瞋恚者。謂於父母親屬尊長。無過貧苦。諸可哀愍。諸誠心悔所作過者。起損害心。由其事故重邪見者。謂能轉趣謗一切事。較餘邪見。此爲最重。又謂世間無阿羅漢。正至正行。此見亦爾。與上相違。是輕應知。

本地分中說有六相。成極尤重。加行故者。謂由猛利三毒。或由猛利無彼三毒。發起諸業。串習故者。謂於長夜親近修習。若多修習善惡二業。自性故者。謂屬身語七支。前前重於後後。屬意三支。後後重於前前。事故者。謂於佛法僧諸尊重所。爲損爲益。所治一類故者。謂乃至壽存。一向受行諸不善業。未曾一次受行善法。所治損害故者。謂永斷除諸不善品。令諸善業離欲清淨。親友書中亦云。『無間。貪著。無對治。從德。尊事所起業。是五重大善不善。其中應勤修善行。』其三寶等爲具德事。其父母等爲有恩事。開二成立。

第二兼略開示具力業門分四。由福田門故力大者。謂於三寶尊重似尊父母等所。於此雖無猛利意樂。略作損益。能得大福及大罪故。此復猶如念住經云。『從佛法僧。雖取少許。亦成重大。若不與取佛法僧物。仍以彼等同類奉還。盜佛法者。即得清淨。盜僧伽者。乃至未受不得清淨。福田重故。若盜食物。當墮有情大那落迦。若非食物。則當生於諸獄間隙。無

間近邊極黑暗處。」日藏經中特說犯戒，受用僧物少許，或葉或華或果，當生有情大那落迦，設經長夜而得脫離，復當生於曠野尸林，無手足足諸旁生類，及無手足盲餓鬼中，經歷多年恆受苦等極大過患。又說已施僧眾苾芻，雖諸華等，自不應用，不應轉與諸居家者，諸居家者，不應受用，罪亦極重。即前經云，「寧以諸利劍，割斷自支體，已施僧伽物，不與在家者。寧食熱鐵丸，火燄即熾猛，不應於僧中，受用僧伽業。寧取食猛火，量等須迷廬，不以居家身，受用僧財物。寧破一切體，貫諸大串上，不以居家身，受用僧財物。寧入諸舍宅，火炭徧充滿，不以居家身，夜宿僧房舍。」又僧伽中，若諸菩薩補特伽羅，是極大力善不善田，能入發生信力契印經說，「設如有一由忿恚故，禁閉十方一切有情於黑暗獄，若有忿恚背菩薩住，云不瞻視，此暴惡者，較前生罪極無數量。又較劫奪南瞻部洲一切有情一切財物，若有輕毀隨一菩薩，亦如前說。又較焚毀殘伽沙數諸佛塔廟，若於勝解大乘菩薩，起損害心，發生瞋恚，說諸惡稱，亦如前說。」能入定不定契印經說，「若剗十方有情眼目，由慈心故，令眼還生，及將前說一切有情，放出牢獄，悉皆安立轉輪王樂或梵天樂。如次若於諸能勝解大乘菩薩，淨信瞻視及由淨信樂欲瞻視，稱揚讚歎，較前生福極無數量。」極善寂靜決定

神變經中亦說，「較諸殺害南瞻部洲一切有情，或盡劫奪一切財產，若於菩薩所修善行，下至搏食施諸旁生，而作障礙，能生無量罪。」故於是處，極應防慎。

由所依門故力大者，謂如鐵丸小亦沈水，即彼成器雖大上浮，說智不智所作罪惡，而有輕重。此因相者，涅槃經說，諸愚癡者，如蠅粘涕不能脫離，雖於小罪不能脫離，由無悔心不能善行，由覆藏過，雖先有善為惡染污，故應現受異熟之因，變為極重那落迦因。又如少水投鹽一掬，則難飲用，或如欠他一文金錢，不能還償，漸被逼縛受諸苦惱。又說五相，雖是當感現輕異熟，能令熟於那落迦中，謂重愚癡，善根微薄，惡業尤重，不起追悔，先無善行，故說輕微是指智者，能悔前失，防護後過，不藏諸惡，勤修善法，諸惡對治，若不修此妄矜為智，由輕蔑門，知而故行，是為尤重。寶蘊經亦說，「三千所有一切有情，皆入大乘，具輪王位，各以燈燭器等大海，炷如須彌，供養佛塔，其福不及出家菩薩，於小燈燭塗以油脂，持供塔前，所得福德百分之一。」此中意樂，謂菩提心及其福田俱無差別，然所供物，殊異極大，是所依力極為明顯。

由是道理，則無律儀與有律儀，同是有中，具一具二具三之身，修行道時，顯然後後，較

於前前進趣優勝。如諸在家修施等時。受持齋戒律儀而修。與無律儀所修善根。勢力大小。亦極明顯。制罰犯戒經說。較諸世人。具十不善。經百歲中。恆無間缺所集衆惡。若有比丘毀犯尸羅。仙幢覆身。經一日夜。受用信施。不善極多。亦是由其所依門中。罪惡力大。分辨阿笈摩亦云。「寧吞熱鐵丸。猛燄極可畏。不以犯戒身。受用國人食。」通說犯戒及緩學處。敦巴仁波卿云。「較依正法所起罪惡。十種不善。是極少惡。」現見實爾。

由事物門故力大者。施有情中正法布施。供養佛中正行供養。較諸財施財物供養。最爲超勝。此是一例。餘皆應知。

由意樂門故力大者。寶蘊經說。較三千界一切有情。各建佛塔。量等須彌。於此諸塔。復經微塵沙數之劫。以一切種可供養事。承事供養。若諸菩薩不離一切智心。僅散一華。其福極多。如是由其攀緣所得。若有勝劣。及緣自他利益事等意樂差別。此復由其強盛。微弱。恆促等門。應當了知。又於惡行。若煩惱心。猛利恆長。其力則大。其中復以瞋力爲大。入行論云。「千劫所集施。供養善逝等。此一切善行。一恚能摧壞。」此復若瞋同梵行者。及瞋菩薩較前尤重。三摩地王經云。「若互相瞋恚。非戒聞能救。非定非蘭若。施供佛能救。」入行論中亦云。「如此勝子施主所。設若有發暴惡心。能仁說如惡心數。當住地獄經爾劫。」

第三其果分三。異熟果者。謂十業道。一一皆依事及三毒上中下品。有三三等。本地分說。此中上品殺生等十。一一能感生那落迦。中十一一感生餓鬼。下十一一能感旁生。十地經說。中下二果與此相違。

等流果者。謂出惡趣。次生人中。如其次第。壽量短促。資財匱乏。妻不貞良。多遭誹謗。親友乖離。聞違意聲。言不威肅。貪瞋癡三。上品猛利。誦者品及十地經中。於其一。一說二。二果。謂「設生人中。壽量短促。多諸疾病。資財匱乏。與他共財。眷屬不調。或非可信。妻有匹偶。多遭誹謗。受他欺誑。眷屬不和。眷屬鄙惡。聞違意聲。語成鬥端。語不尊嚴。或非堪受。無定辯才。貪欲重大。不知喜足。尋求無利。或不求利。損害於他。或遭他害。見解惡鄙。諂誑爲性。」諸先尊長說。縱生人中。愛樂殺生等事。是造作等流果。前所說者。是領受等流果。

諸主上果或增上果者。謂由殺生。能感外器世間所有飲食及藥果等。皆少光澤。勢力。異熟及與威德。並皆微劣。難於消變。生長疾病。由此因緣。無量有情。未盡壽量。而使中夭。不與取者。謂衆果尠少。果不滋長。果多變壞。果不貞實。多無雨澤。雨多淋澇。果多乾枯及全無。

果。欲邪行者。謂多便穢。泥糞不淨。臭惡迫近。不可愛樂。虛妄語者。謂農作行船。事業邊際。不甚滋息。不相諧偶。多相欺惑。饒諸怖畏。恐懼因緣。離間語者。謂其地處丘坑間。隔險阻難行。饒諸怖畏。恐懼因緣。粗惡語者。謂其地所多諸株杙。刺石礫瓦。枯槁無潤。無有池沼。河流泉湧。乾地鹵田。丘陵坑險。饒諸怖畏。恐懼因緣。諸綺語者。謂諸果樹不結果實。非時結實。時不結實。未熟似熟。根不堅牢。勢不久停。園林池沼。可樂極少。饒諸怖畏。恐懼因緣。貪欲心者。謂一切盛事。經歷一一年時月日。漸漸衰微。唯減無增。瞋恚心者。謂多疫癘。災橫擾惱。怨敵驚怖。獅子虎等。蟒蛇蝮蠍。蚰蜒百足。毒暴藥叉。諸惡賊等。諸邪見者。謂器世間。所有第一勝妙生源。悉皆隱沒。諸不淨物。乍似清淨。諸苦惱物。乍似安樂。非安居所。非救護所。非歸依所。

思惟白業果分二。白業果。今初

本地分說。於殺生不與取。邪行。起過患。欲解起勝善心。若於彼起靜息方便。及於彼靜息究竟中。所有身業。語四意三。亦皆如是。其差別者。謂云語業及云意業。事及意樂。加行究竟。如應配合。例如遠離殺生業道事者。謂他有情。意樂者。謂見過患。起遠離欲。加行者。謂起諸行。靜息殺害。究竟者。謂正靜息圓滿身業。以此道理。餘亦應知。

果中有三。異熟者。謂由軟中上品善業。感生人中。欲界天中。上二界天。諸等流果。及增上果。違於不善。如理應知。十地經說。以此十種。怖畏生死。離諸悲心。由隨順他言教修習。辦聲聞果。又諸無悲。不依止他。欲自覺悟。善修緣起。辦獨勝果。若心廣大。具足悲心。善權方便。廣發宏願。終不棄捨一切有情。於極廣大諸佛智慧。緣慮修習。成辦菩薩一切諸地。波羅蜜多。由善修習此一切種。則能成辦一切佛法。如是二聚十種業道。及彼諸果。凡餘教典。未明說者。一切皆是如本地分。攝決擇分。意趣而說。

第三顯示業餘差別中。引滿差別者。引樂趣業是諸善法。引惡趣業是諸不善。諸能滿者。則無決定。於樂趣中。亦有斷支。關節殘根。顏貌醜陋。短壽多疾。匱乏財等。是不善作。於諸旁生及餓鬼中。亦有富樂極圓滿者。是善所作。由如是故。共成四句。謂於能引善所引中。有由能滿善所圓滿。及由不善圓滿二類。於諸能引不善引中。有由能滿不善圓滿。及由善法圓滿二類。集論云。一應知善不善業。是能牽引及能圓滿。於善惡趣受生之業。能牽引者。謂能引異熟。能圓滿者。謂既生已。能令領納愛與非愛。俱舍論云。一由一引一生。能滿則衆多。一謂由一業能引一生。非能引多。亦非衆多共引一生。諸能滿中。則有衆多。集論則說。頗

有諸業。唯由一業牽引一生。又有諸業。唯由一業牽引多生。頗有諸業。由衆多業牽引一生。亦有諸業。由衆多業牽引多生。釋中說云：「有由一利那業。唯能長養一世異熟種子。及由彼業而能長養多世異熟種子。有由多利那業。唯能數數長養一世種子。及由衆多互相觀待。而能數數長養展轉多生種子。」

定不定受業者。如本地分云：「順定受業者。謂故思已。若作若增長業。順不定受業者。謂故思已。作而不增長業。」作與增長所有差別者。即前論云：「云何作業。謂若思業或思惟已。身語所起。」又云：「增長業者。除十種業。謂一夢所作。二無知所作。三無故思所作。四不利不數所作。五狂亂所作。六失念所作。七非樂欲所作。八自性無記。九悔所損害。十對治所損。除此十種業所餘諸業。不增長業者。謂即所說十種。」攝決擇分亦說四句。一作殺生而非增長。謂無識別所作。夢中所作。非故思作。自無樂欲。他逼令作。若有暫作。續即發起。猛利追悔及厭患心。懇責厭離。正受律儀。令彼薄弱。未與異熟。便起世間所有離欲。損彼種子。及起出世永斷之道。害彼種子。二增長而非作者。爲害生故。於長夜中。數隨尋伺。然未殺生。三作而增長者。謂除前二句一切殺生。四非作非增長者。謂除前三。從不與取乃至綺語。隨

其所應如殺應知。於意三中。無第二句。於初句中。亦無不思而作他逼令作。

決定受中。依受果時分三。其中現法受者。謂即彼果現法成熟。本地分說此復有八。若由增上顧戀意樂。顧戀其身。財物諸有。造作不善。於現法受。若由增上不顧意樂。不顧彼等。作諸善法。如是若於諸有情所。增上損惱。增上慈悲。又於三寶尊重等所。增上憎害。及於此所。增上淨信。勝解意樂。又於父母諸尊重等恩造之所。由增上品。酷暴背恩。所有意樂。所作不善。於現法受。若由增上報恩意樂。所作善法。於現法受。順生受者。謂於二世當受其果。順後受者。謂於三世以後成熟。

於相續中。現有衆多善不善業成熟理者。謂諸重業即先成熟。輕重若等。於臨終時何者現前。彼即先熟。若此亦等。則何增上多串習者。若此復等。則先所作。彼即先熟。如俱舍釋所引頌云：「諸業於生死。隨重近串習。隨先作其中。即前前成熟。」

第二思惟別者。謂由遠離十種不善。雖定能獲善妙所依。然若成一圓具德相。能修種智。勝所依者。修道進程。非餘能比。故應成辦如此所依。此中分三。一異熟功德。二異熟果報。三異熟因緣。

初中分八。一壽量圓滿者。謂宿能引牽引長壽。如其所引。長壽久住。二形色圓滿者。謂

由形色顯色善故。顏容殊妙。根無闕故。衆所樂見。橫豎稱故。形量端嚴。三族姓圓滿者。謂生世間。恭敬稱揚。諸高貴種。四自在圓滿者。謂大財位。有親友等廣大朋翼。具大僚屬。五信言圓滿者。謂諸有情信奉言教。由其身語於他無欺。堪爲信委。於其一切諍訟斷證。堪爲量故。六大勢名稱者。有大名稱。有大美譽。謂於惠施。具足勇健精進等德。由此因緣。爲諸大衆所供養處。七丈夫性者。謂成就男根。八大力具足者。謂由宿業力。爲性少病。或全無病。於現法緣。起大勇悍。此復第一謂住樂趣。第二謂身。生爲第三。財位僚屬爲四。第五謂爲世間量則。第六謂彼所有名稱。七謂一切功德之器。第八謂於諸所應作勢力具足。

異熟果報分八。初者依自他利。能於長時。積集增長。無量善根。二者謂諸大衆暫見歡喜。咸共歸仰。凡所發言。無不聽用。三者謂所勸教。無違敬用。四者謂以布施攝諸有情。令其成熟。五者謂以愛語利行同事。攝諸有情。速令成熟。六者謂由營助一切事業。施布恩德。爲報恩故。速受勸教。七者謂爲一切勝功德器。欲樂勤勇。堪爲一切事業之器。智慧廣博。堪爲思擇所知之器。又於大衆都無所畏。又與一切有情同行。言論受用。或住屏處。皆無嫌礙。第八者謂於自他利。皆無厭倦。勇猛堅固。能得慧力速發神通。

異熟因分八。初者謂於有情。不加傷害。及正依止不害意樂。又云。「善放將殺生。如是利其命。遮止害衆生。則當得長壽。承事諸病人。善施諸醫藥。不以碗杖等。害衆生無病。」二者謂能惠施燈等光明。鮮淨衣物。又云。「由依止無瞋。施莊嚴妙色。說無嫉妬果。當感妙同分。」三者謂摧伏慢心。於尊長等。勤禮拜等。於他恭敬。猶如僕使。四者謂於乞求衣食等物。悉皆施惠。設未來乞亦行利益。又於苦惱及功德田。乏資具所。應往供施。五者謂修遠離語四不善。第六者謂發宏願。於自身中攝持當來種種功德。供養三寶。供養父母。聲聞獨覺。親教軌範。及諸尊長。第七者謂樂丈夫所有功德。厭婦女身。深見過患。樂女身者。遮止欲樂。將失男根。令得脫免。第八者謂他不能作。自當代作。若共能辦。則當伴助。惠施飲食。如是八因。若具三緣。能感最勝諸異熟果。於其三緣。心清淨中待自有二。謂修彼因所有衆善。將用迴向無上菩提。不希異熟。由純厚意。修行諸因。勢力猛利。待他有二。謂見同法者。上中下座。遠離嫉妬。比較輕毀。勤修隨喜。設若不能如此而行。亦應日日。多次觀擇所應行事。加行清淨中。觀待自者。謂於長時無間殷重。觀待他者。謂未受行讚美令受。已受行者。讚美令喜。恆無間作不棄捨作。田清淨者。謂由彼二意樂加行。能與衆多微妙果故。等同妙田。此

等是如菩薩地說。以釋補滿而爲宣說。

第三思已進止道理中分二。一總示。二特以四力淨修道理。今初

如入行論云。「苦從不善生。如何定脫此。我晝夜恆時。理應思惟此。」又云。「能仁說勝解。一切善品本。又此之根本。恆修異熟果。」謂既了知黑白業果。非唯了知即便止住。應數修習。以此是爲極不現事。極難獲得決定解故。此復如三摩地王經云。「設月星處皆墮落。具山聚落地壞散。虛空界可變餘相。然尊不說非諦語。」於如來語。應修深忍。若未於此獲得真實決定信解。任於何法。悉不能得勝者所愛。決定信解。如有一類。說於空性。已獲決定。然於業果無決定信。不慎重者。是乃顛倒了解空性。解空性者。謂即見爲緣起之義。是於業果發生定解爲助伴故。即彼經云。「一切諸法如水月。等於幻泡陽燄電。雖諸死已往他世。有情意生不可得。然作諸業終不失。如其黑白成熟果。如此理趣門賢妙。微細難見佛行境。」是故應於緣起二業。及諸因果發生定解。一切晝夜觀察三門。斷截惡趣。若不先善因果差別。縱少知法。然將三門放逸轉者。唯是開啓諸惡趣門。海問經云。「龍王。諸菩薩由一種法。能斷生諸險惡惡趣。顛倒墮落。一法云何。謂於諸善法觀察思擇。作如是念。我今若何

度諸晝夜。」若能如是觀相續者。諸先覺云。此因果時。校對正法。全不符順。於此乃是我等錯誤。全無解脫。校對業果。是觀順否。若以法校自相續時。全無符順。而能至心了知如是。是爲智者。集法句云。「若愚自知愚。是名爲智者。」若校法時。與法乖反。猶如負屍。自妄希爲法者。智者。淨者。極頂。是爲下愚。集法句云。「若愚思爲智。說彼爲愚癡。」故其極下。亦莫思爲於法已解。又博朶瓦則引此本生論文觀察相續。如云。「虛空與地中隔遠。大海彼此岸亦遠。東西二山中尤遠。凡與正法遠於彼。」此說我等凡庸與法。二者中間。如彼諸喻。極相隔遠。此頌是月菩薩從持善說婆羅門前。供千兩金。所受之法。朶朶巴亦云。「若有觀慧而正觀察。如於險坡放擲線團。與法漸遠。」

如是思已。遮止惡行之理者。如諦者品云。「大王。汝莫爲殺生。一切衆生極愛命。由是欲護長壽命。意中永莫思殺生。」謂十不善及如前說。諸餘罪惡。發起意樂。亦莫現行。應修應習。應多修習。靜息之心。若未如是遮止惡行。雖非所欲。然須受苦。任赴何處。不能脫故。是故現前似少安樂。然果熟時。雖非所欲。淚流覆面。而須忍受。如是之業是非應作。若受果時。能感受用無罪喜樂。如是之業是所應行。集法句云。「若汝怖畏苦。汝不愛樂苦。於現或不

現莫作諸惡業。設已作惡業。或當作亦然。汝雖急起逃。然不能脫苦。任其居何處。無業不能至。非空非海內。亦非入山中。」又云。「諸少慧愚稚。於自如怨敵。現行諸惡業。能感辛楚果。作何能逼惱。淚覆面泣哭。別別受異熟。莫作此業善。作何無逼惱。歡喜意欣悅。別別受異熟。作此業善哉。自欲安樂故。掉舉作惡業。此惡業異熟。當哭泣領受。」又云。「惡業雖現前。非定如刀割。然衆生惡業。於他世現起。由其諸惡業。各受辛異熟。是故諸衆生。於他世了知。如從鐵起銹。銹起食其鐵。如是未觀作。自業感惡趣。」康攏巴謂樸窮瓦云。「善知識說唯有業果。是極緊要。現今講說聽聞修習。皆非貴重。我念唯此極難修持。」樸窮瓦亦云。「實爾。」又敦巴云。「覺噶瓦心莫寬大。此緣起微細。」樸窮瓦云。「我至老時。依附賢愚。」霞惹瓦云。「隨有何過。佛不報怨。是方所惡。宅舍所感。皆說是由作如此業。於此中生。」

第二特以四力淨修道理者。如是勵力。雖欲令其惡行不染。然由放逸。煩惱盛等增上力故。設有所犯。亦定不可不思放置。須勵力修。大悲大師所說。還出方便。此復墮罪還出之理。應如三種律儀別說。諸惡還出者。應由四力。開示四法經云。「慈氏若諸菩薩摩訶薩。成就四法。則能映覆諸惡。已作增長。何等爲四。謂能破壞現行。對治現行。遮止罪惡。及依止力。」作已增長業者。是順定受。若能映此。況不定業。

此中初力者。謂於往昔無始所作諸不善業。多起追悔。欲生此者。須多修習感異熟等。三果道理。修持之時。應由勝金光明懺及三十五佛懺二種悔除。第二力中分六。依止甚深經者。謂受持讀誦般若波羅蜜多等契經文句。勝解空性者。謂趣入無我光明法性。深極忍可本來清淨。依念誦者。謂如儀軌念誦百字咒等。諸殊勝陀羅尼。妙臂請問經云。「如春林火猛燄熾。無勵偏燒諸草木。戒風吹燃念誦火。大精進燄燒諸惡。猶如日光炙雪山。不耐赫熾而消溶。若以戒日念誦光。炙照惡雪亦當盡。如黑暗中燃燈光。能遣黑闇罄無餘。千生增長諸惡闇。以念誦燈能速除。」此復乃至見淨罪相。應當念誦。相者準提陀羅尼說。「若於夢中夢吐惡食。飲酪乳等。及吐酪等。見出日月。遊行虛空。見火熾然。及諸水牛。制伏黑人。見苾芻僧。苾芻尼僧。見出乳樹象及牛王山獅子座及微妙宮。聽聞說法。」依形象者。謂於佛所獲得信心。造立形像。依供養者。謂於佛所及佛塔廟。供養種種微妙養供。依名號者。謂聽聞受持諸佛名號。諸大佛子所有名號。此等唯是集學論中已宣說者。餘尚衆多。第三力者。謂正靜息十種不善。日藏經說。由此能摧所作一切自作教他。見作隨喜。殺生等門。三門業

障。諸煩惱障及正法障。毘奈耶廣釋中說。若無誠意防護之心。所行悔罪。唯有空言。阿笈摩中是故於此密意問云。「後防護否。」故防護心後不更作。至爲切要。能生此心。復賴初力。第四力者。謂修歸依及菩提心。此中總之。勝者爲初發業。雖說種種淨惡之門。然具四力。即是圓滿一切對治。

惡淨之理者。謂諸能感於惡趣中極大苦因。或令變爲感微苦因。或生惡趣。然不領受諸惡趣苦。或於現身稍受頭痛。即得清淨。如是諸應。長時受者。或爲短期。或全不受。此復是由淨修之人力之大小。四力對治。圓不圓具。勢猛不猛。及時相續恆促等門。故無定準。諸契經中及毘奈耶皆說。「諸業縱百劫不亡。」意謂未修四力對治。若如所說而以四力對治淨修。雖順定受。亦說能淨。八千頌大疏中云。「謂若凡是近對治品。可損減法。彼由成就有力對治。能畢竟盡如金穢等。正法障等一切皆是如所說法。由此正理。則妄執心。所作墮處可無餘盡。諸經說云。諸業雖百劫等者。應知是說。若不修習能對治品。若不爾者。則違正理及違多經。說順定受。應知亦是如此所說。說不定者。雖不修習能對治品。然亦應知不定感果。」如是由悔及防護等。傷損能感異熟功能者。雖遇餘緣。亦定不能感發異熟。如是由生

邪見瞋恚。摧壞善根。亦復同爾。分別熾然論云。「若時善法。由生邪見。瞋恚虧損。或諸不善。若由厭訶防護悔除。是等對治。傷損其力。彼等雖得衆緣會合。然由傷損。若善不善種子功能。豈能有果。從彼感發。由無緣合。時亦遷謝。豈非從其根本拔除。如經說云。受持正法。雖其所有順定受惡。亦當變爲於現法受。又如說云。復次諸往惡趣業。此唯能感頭痛許。設作是云。若尚有果。唯頭痛者。豈是從其根本拔耶。諸惡業果。無餘圓滿。謂當感受那落迦苦。若尚不受那落迦中諸輕微苦。豈非即從根本拔除。於此略起頭痛等故。豈是本來原無果報。」雖未獲得真能對治壞煩惱種。然由違緣令傷損故。縱遇衆緣亦不感果。內外因果。多是如是。故雖勤修衆多善法。若不防護瞋恚心等壞善之因。則如前說。故須勵力防護瞋等。精勤修習不善還出。

若能盡淨有力之業。云何經說唯除先業所有異熟。謂感盲等異熟之時。現在對治難以淨除。若在因位。尚未感果。則易遮止。密意於此故如上說。無有過失。分別熾然論云。「設作是云。若諸惡罪至極永盡。云何說除先業異熟耶。意謂已受生盲。一目缺。顛跛及啞聾等。自性因果。故作是說。何以故。以諸業果。若已轉成異熟位體。非有功能。令其徧盡。若因位

思。正造作者。獲得所餘思差別力。能令永盡。猶如開示指鬘。未生怨。娑嚩迦。殺父及無憂等。設作是云。未生怨王及殺母等。若已生起所餘善思。何故其業未得永盡。生無間耶。是爲令於所有業果。發信解故。現示感生諸無間等。非是未能。無餘永盡所有諸業。如擊綵球。隨擊而躍。生彼即脫。雖那洛迦火燄等事。亦未能觸。由是則成。最極拔除諸惡根本。亦非諸業全無果報。」

補特伽羅差別一類。不決定者。三摩地王經說。「勇授大王。殺華月嚴。遂起追悔。爲建塔廟。經九十五俱胝千歲。廣興供養。一日三時。悔除罪惡。善護尸羅。然壽沒後。生無間中。經六十二阿庾他俱胝劫。受盲目等無邊衆苦。」雖則如是。然其悔罪非爲唐捐。若不悔除。須受極重恆常大苦。尤過彼故。

又由悔護清淨無餘。然從最初無罪染之清淨。及由悔除清淨之二。有大差殊。猶如菩薩地中所說。犯根本罪。雖可重受菩薩律儀。而能還出。然於此生。決定不能獲得初地。攝研磨經亦云。「世尊。設若有一。由近惡友增上力故。造作如此誹謗正法。世尊爾時如何能脫此罪。作是請已。世尊告妙吉祥童子云。曼殊室利。設七年中。一日三時於罪悔罪。後乃清淨。

其後至少須經十劫。始能得忍。」此說諸惡雖已清淨。然得忍位。任如何速。須經十劫。是故無餘清淨之義。謂是能感非悅意果。無餘永淨。起道證等。極爲遙遠。故應勵力。令初無犯。是故聖者。於微小罪。雖爲命故。不故知轉。若懺悔淨。與初無犯二無差別。是則無須如是行故。即如世間。亦可現見傷手足等。雖可治療。然終不如初未傷損。

如是勵力。如集法論云。「若作諸惡未修福。誤失正法得非法。具惡業人死怖畏。如於大海散朽船。若已修福未作惡。行諸善士妙法軌。此則終無死亡怖。如乘固船登彼岸。」莫依前作。應如後行。此復若說衆多應理言辭而放逸轉。義利微劣。若有僅知微少法義。然隨所知正行取捨。義利殊大。集法句云。「若人宣多如理語。放逸而不如是行。譬如牧人數他畜。彼非能得沙門分。設雖少說如理語。然能正行法隨法。及能遠離貪瞋癡。此等能得沙門分。苾芻樂防慎。深畏諸放逸。自導出惡趣。如象出淤泥。苾芻樂防慎。深畏諸放逸。能抖一切惡。如風吹樹葉。」如是親友書亦云。「若希善趣諸解脫。願多修習於正見。若人邪見雖妙行。一切皆具苦異熟。」此於緣起二業因果。正觀見者。乃是能成一切諸乘。及辦一切士夫義利。必不容少根本依處。故應多閱前文所說。及念住經賢愚因緣。百業。百喻。及毘奈耶。阿

笈摩中諸多因緣，並諸餘典，令起猛利恆常定解，應當持爲極扼要義。

第二生此意樂之量者，謂先有無偽，希求現世，其求後世，唯虛言辭，即換其位，令成希求後世爲主，現在爲副，則爲生起。然須令堅固，故此生已，仍須勵力善爲修習。

第三除遣於此邪分別者，謂有一類，以佛經說，悉應背棄生死所有一切圓滿，爲錯誤事。作是念云，身受用等諸圓滿事，增上生者，皆是生死，發求此心，不應道理。然所求中略有二類，謂於現位，須應希求，及是究竟所應希求。生死之中，身等圓滿，希解脫者，於現法中，亦須希求，以由展轉漸受此身，後邊乃得決定勝故。非凡所有身及受用，眷屬圓滿，增上生事，一切皆是生死所攝，以其身等圓滿究竟，即佛色身，圓滿佛土，佛眷屬故。故莊嚴經論於此密意說云，「增上生謂受用身，圓滿眷屬勤圓滿。」此說由前四度，成辦增上生，又多教典，說由此等成色身故，是故修種智者，經極長時，修諸極多，諸極殊勝，戒施忍等，亦是希求彼等妙果，最極殊勝身等勝生，成辦究竟決定勝者，謂如入行論云，「由依人身舟，度脫大苦海。」是須依止，以人所表善趣之身，度諸有海，趣妙種智，此復須經多生，故能辦此身勝因，尸羅，是道之根本。

若善趣身而不圓滿一切德相，僅能成就一少分德，雖修諸道進程微少，故定須一最圓滿者，此中護求寂等未圓滿處，猶非滿足，故須勵力，護苾芻等圓滿學處。

有作是說，護持尸羅，若是爲辦諸善趣者，則近住等亦能獲得，何須艱難，義利微少，諸苾芻等。又餘衆云，若別解脫所有要義，是爲獲得阿羅漢故。然苾芻者，未滿二十，則不堪受近事之身，亦有能得阿羅漢者，應讚其身，難行少義，苾芻何爲，應當知此是全未知聖教扼要，極大亂言，應以下下律儀爲依，受上上者，委重護持圓滿學處，已說於共下士道次，淨修心訖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五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六

敬禮勝尊具大悲者足。

如是隨念當死及思死後墮惡趣之道理，能令其心厭捨現世，於後善趣發生希求。次由共同皈依及由定解黑白業果，勵力斷惡修善，則能獲得善趣妙位。然非以此便生喜足，是令發起共下士之意樂及發共中士之意樂。厭捨生死一切事已，依此因緣而發大菩提心引入上士，故於此中，須修中士之意樂。所謂雖得人天勝位，然仍未能出於行苦，若即於此執爲樂性，實爲顛倒。故於真實全無安樂，其後定當墮諸惡趣邊際惡故。譬如有一無間定當墮於懸險，現於險崖暫爲休息，入行論云：「數數來善趣，數受諸安樂，死後墮惡趣，常受極大苦。」弟子書中亦云：「諸常轉入生死輪，而於暫憩思爲樂，彼定無主漸百返，漂流等非等諸趣。」故於善趣亦當厭患，猶如惡趣。四百論云：「諸智畏善趣，等同奈洛迦，不畏三有者，此中徧皆無。」攝功德寶中亦云：「諸具貪生死意恆流轉。」弟子書中亦云：「如如於諸趣中起樂想，如是如是癡闇極重厚，如如於諸趣中起苦想，如是如是癡闇極微薄。

如如修習淨相極增長，如是如是貪欲極熾然，如如修習不淨極增長，如是如是貪欲極殄息。」此說從無始來，執著三有盛事爲樂，增益串習諸淨妙相，能治此者，若修苦性及不淨相彼等便息，若不修習便增癡貪，轉諸有輪，故修諸有過患爲要。

中士道次修心分四：「正修意樂」^二，彼生起之量^三，除遣於此邪執分別^四，決擇能趣解脫道性。初中分二：「明求解脫之心」^一，發此之方便。今初。

言解脫者，謂脫諸縛。此復業及煩惱，謂於生死是能繫縛，即由此二增上力故。若依界判，欲界等三，以趣分別，謂天趣等或五或六，依生處門，謂胎等四，即於其中結蘊相續，是繫縛之體性。故從此脫，即名解脫。欲求得此，即是希求解脫之心。又此解脫，非爲惑業諸行生已息滅，以諸生法，於第二時定不安住，不待修習能治等緣，則不須勵力，一切解脫便成過失。故若未生對治，當於未來結生相續，由其發起對治力故，結生相續即便止息。

第二發此之方便者，譬如欲得止息渴苦，由於渴逼，見非愛相，如是欲得，諸取蘊苦寂滅解脫，亦由觀見取蘊苦性所有過患。故若未修三有過患，於彼發起欲捨之心，則於苦滅不起欲得。四百論云：「誰於此無厭，彼豈敬寂靜，如貪着自家，難出此三有。」

希求解脫方便分二。由於苦集門中思惟。由於十二緣起思惟。初中分二。一思惟苦諦生死過患。二思惟集諦流轉次第。初中分二。一顯示四諦先說苦諦之意趣。二正修苦諦。今初

集諦爲因。苦諦是彼之果。故集是先。果應是後。何故世尊不順彼義之次第而作是說。諸苾芻。此是苦聖諦。此是集聖諦耶。大師於此違因果次第而宣說者。以有至大修持扼要。故無過失。此復云何。謂諸所化。若於生死自先未發無倒希求解脫之心。根本斷絕。彼於解脫云何能導。以諸所化無明闇覆。於諸苦性生死圓滿。執爲安樂。顛倒所誑。如四百論云。『此大苦海中。悉無諸邊岸。愚人沉此中。云何不生畏。』先須爲說此實是苦。非有安樂。說多苦相。令起厭離。是故於初先說苦諦。此後自見墮於苦海。則於苦海欲求脫離。便見其苦必須滅除。此復了知。未止其因。苦終不滅。便念其因復爲何等。由此始能了知集諦。是故集諦於苦後說。次知生死衆苦。皆由有漏業生。其業復由煩惱發起。煩惱根本是爲我執。便知集諦。若見我執亦能止滅。誓願現證滅苦之滅。故於集後宣說滅諦。若爾開示苦諦之後。即於解脫發生希求。苦諦之後應說滅諦。答云。無過。爾時雖有欲解脫心。欣得寂滅衆苦之滅。然猶未明衆苦之因。未見其因定能遮止。故於解脫。不能定執爲所應得。定當證滅。如是若

執定當證滅。定當解脫。便念何爲趣解脫道。趣向道諦。是故道諦最後宣說。如是亦如相續本母云。『如病應知斷病因。當得樂住應依藥。苦因彼滅如是道。應知應斷應證修。』如是四諦。大小乘中皆數宣說。是爲善逝總攝生死流轉。生死還滅諸扼要處。故修解脫極爲切要。亦是修行大嚧柁南。故須如是次第引導學者。若未真實思惟苦諦。厭捨生死。則求解脫亦唯虛言。隨其所作。悉成集諦。若未思集。善知惑業生死根本。猶如射箭未見鵠的。是即斷截正道扼要。遂於非脫三有之道妄執爲是。勞而無果。若未能知應斷之苦集。則亦不明靜苦之解脫。故欲求解脫。亦唯增上慢耳。

第二正修苦分二。一思惟生死總苦。二思惟別苦。初中分三。一思惟八苦。二思惟六苦。三思惟三苦。今初

如親友書云。『仁和應厭於生死。欲乏死病及老等。無量衆苦出生處。』應如是修。此中修習厭生死者。謂思惟彼是衆苦根源。苦者。謂已顯說欲乏等四。等字攝四。共爲八種。此八種苦。是薄伽梵於多經中。明苦諦時數所宣說。

修共中士一切所緣法類。如共下時所說共法。此亦應取。諸不共之修事。若有慧力。如

下所寫皆當善修。若慧劣弱，可暫捨置所引教文，唯當修習應時義體。此等雖是思擇而修，然除應修諸所緣外，餘善不善無記等上，悉不應散。當於所緣遮心掉等，亦莫令隨昏睡沈沒增上而轉。當令其識極爲明淨，漸次修習。入行論云：「雖長夜修行，念誦苦行等，若心散亂修，佛說無義利。」此說一切散亂善行，其果微少。又修信大乘經云：「善男子，由此異門，說諸菩薩，隨其所有信解大乘，大乘出生，當知一切，皆是由其不散亂心，正思法義之所出生。」此中不散亂心者，謂除善所緣，不向餘散法及義者，謂文及義，正思惟者，謂以觀慧觀察思擇，由此顯示隨修一切功德之法，皆須此二。故說引發三乘一切功德，皆須二事：一除善所緣心不餘散，專一而住，眞奢摩他或其隨順；二善觀察善所緣境，如所有性盡所有性，毘鉢舍那或其隨順。如是亦如解深密經云：「慈氏，若諸聲聞，或諸菩薩，或諸如來，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，當知皆是此奢摩他，毘鉢舍那所得之果。」此中若無眞實止觀及隨順二，則三乘一切功德，非定皆是止觀之果。

如是八苦之中，初思惟生苦分五。衆苦所隨故生爲苦者，謂諸有情那洛迦中，及諸一向唯苦餓鬼，並諸胎生卵生，如是四類，於初生時，便有無量猛利苦受，隨逐而生。粗重所隨故生爲苦者，謂三界一切諸行，爲煩惱品粗重所隨，無堪能性，不自在轉。三界有情諸行生起，皆爲煩惱品類粗重隨逐。總之，由有生住增長，煩惱種子隨逐流轉，故無堪能安住善事，亦不如欲自在而轉。衆苦所依故生爲苦者，謂於三界既受生已，由此因緣，便能增長老病死等，無邊衆苦。煩惱所依故生爲苦者，謂於生死既受生已，便於貪境瞋境癡境發生三毒，由此能令身心苦惱不靜，不安樂住，謂諸煩惱，由種種門逼惱身心，不隨所欲離別法性，故生苦者，謂一切生最後邊際，咸不出死，此非所愛，此復能令唯受衆苦，故應思惟如是生時，衆苦俱生，粗重俱生，生復能引衰老病等煩惱死亡，此亦能令受苦道理。

特住胎時受何苦者，如弟子書云：「極猛臭穢極逼切，最狹黑闇徧蔽覆，住胎猶入那洛迦，身屈備受極重苦。」此諸文義，如入胎經云：「無量不淨，周徧充滿，多千蟲類之所依處，具足最極臭穢二門，具足非一骨鑠穴孔，復有便利清腦腦膜髓等不淨，生藏之下熟藏之上，面向脊骨背對腹皮，於月月中，出諸血相以之資養，母食食時，以二齒鬚細嚼吞下，其所吞食，下以口穢津涎浸爛，上爲腦膜之所纏裹，猶如變吐。所有食味，從母腹中入自臍孔，而爲資長，漸成羯羅藍，頰部陀，閉尸健南，手足微動，體相漸現，手足面等胎衣纏裹，猶如糞。」

穢生臭變臭猛暴黑闇。不淨坑中上下遊轉。以諸苦酸粗鹹辣淡。猶如火炭。食味所觸。猶如蒼蠅。以不淨汁而爲資養。如墜不淨。臭穢熾然。淤泥之中命根非堅。又母身內所有火力。煎炙偏炙極偏煎炙。燒熱偏熱極偏燒熱。燒然徧然極徧燒然。受諸猛利粗惡難忍。非所悅意。極大苦受。如如其母轉動。徧動極徧轉動。如是如是如被五縛。亦如投擲塘煨坑中。受諸猛利粗惡難忍。非所悅意。難以爲喻。極大苦受。」如是其母。若受飲食太多太少及食太膩太乾太冷太熱。鹹淡苦酸及太甘辛。若行欲行。若太急走。若跳若倒。若住火前。或蹲居坐。亦說於胎起大痛苦。生藏上壓熟藏下刺。如被五縛插之尖標。從胎產時及產出時。所有衆苦。亦如弟子書云。「此漸如硬壓油具。壓迫其次方得生。然未爾時即捨命。唯是受苦業力強。住不淨中顛倒身。濕爛裹胎極臭穢。猛逼切痛如潰瘡。猶如變吐宿念捨。」此諸文義。如入胎經云。「次彼漸生一切肢節。從其糞廁腐爛滴墜。不淨暴惡生臭變臭。黑闇可怖。糞尿熏粘臭氣垢穢。血水常流。瘡門之中。由其先業異熟生風。吹足向上令頭向下。兩手縮屈被二骨輪。逼迫徧迫周徧逼迫。由諸粗猛難忍非悅。最大苦受令其身分悉皆青瘀。猶如初瘡。難可觸著。身一切根悉皆楚痛。極穢胎垢徧粘其身。由乾渴故。令其唇喉及以心臟悉皆枯燥。住

此迫迍難忍苦處。此由因緣增上。宿業異熟生風吹促至極艱辛。始得產出。生已無間。被外風觸如割塗灰。手衣觸時如利劍割。當受粗猛難忍非悅極大苦受。」又說如牛剥皮。被蟲所食。及如癩人徧身潰爛。加諸鞭撻極受楚切。又產已無間。取懷抱等及寒熱觸。亦當受諸粗猛難忍。非悅意苦。八苦之中。特於此初及於最後。須慙重修。故如前說。當以觀慧數數觀察。而善修習。

思惟老苦分五。盛色衰退者。謂腰曲如弓。頭白如艾。額如砧板。皺紋充滿。由如是等。衰其容貌令成非愛。氣力衰退者。謂於坐時。如袋斷索。起如拔樹。語言遲鈍。行步緩慢等。諸根衰退者。謂眼等不能明見色等。重忘念等。減念力等。受用境界衰退者。謂受飲食等。極難消化。又無堪能受諸欲塵。壽量衰退苦者。謂壽多減盡。速趣於死。應當數數思惟此等。廣大遊戲經中亦云。「由老令老壞少壯。猶如大樹被雷擊。由老令耄朽屋畏。能仁快說老出離。諸男女衆由老枯。如猛風摧娑羅林。老奪精進及勇勢。譬如士夫陷淤泥。老令妙色成醜陋。老奪威德奪勢力。老奪安樂作毀訾。老奪光澤而令死。」謹哦瓦云。「死苦雖重。而時短促。此老最重。」迦瑪瓦云。「老漸漸至。故稍可忍。若一時頓至。實無能忍之方便。」

思惟病苦分五。身性變壞者。謂身肉銷瘦。皮膚乾枯等。增長憂苦多住憂苦者。謂身中水等諸界。分不平均增減錯亂。身生逼惱。心起憂痛而度晝夜。不能受用悅意境界者。謂若有云。諸可意境於病有損。雖欲享受而不自在。如是諸威儀道。亦多不能隨欲。諸非可意境界受用。雖非所欲須強受用者。謂諸非悅飲食藥等。須強飲用。如是火炙及刀割等。諸粗苦事。皆須習近。速離命根者。謂見病難治。便生痛苦。當於此等審細思惟。廣大遊戲經云。「多百種病及病苦。如人逐鹿逼衆生。當觀老病壞衆生。惟願速說苦出離。譬如冬季大風雪。草木林藥奪光榮。如是病奪衆生榮。衰損諸根及色力。令盡財穀及大藏。病常輕蔑諸衆生。作諸損惱瞋諸愛。周徧炎熱如空日。」

思惟死苦分五。謂捨離圓滿可愛財位。捨離圓滿可愛親族。捨離圓滿可愛朋翼。捨離圓滿可愛身體。死時當受猛利憂苦。乃至意未厭此諸苦。當數思惟。前四爲苦之理者。謂見當離此四圓滿而發憂苦。廣大遊戲經亦云。「若死若沒死沒時。永離親愛諸衆生。不還非可重會遇。如樹落葉同逝水。死令王者無自在。死劫猶如水漂木。獨去無伴無二人。自業具果無自在。死擒多百諸含靈。如海鯨吞諸衆生。猶龍金翅象遇獅。同草木聚遭猛火。」

思惟怨憎會苦分五。謂如遇怨敵。便生憂苦。畏其制罰。怖畏惡名。遭非讚頌。畏苦惱死。違正法故。畏懼死後。墮諸惡趣。當思此等。

思惟愛別離苦分五。謂若捨離最愛親等。由此令心發生憂感。語生愁歎。身生擾惱。念彼功德。思戀因緣令意熱惱。應受用等有所缺乏。當思此等。

思惟所欲求不得苦分五。如愛別離。求不得者。謂務農業秋實不成。及營商賈未獲利等。由於所欲勵力追求而未得故。灰心憂苦。

思惟宣說五種取蘊總爲苦義分五。謂是當成衆苦之器。及依已成衆苦之器。是苦苦器。是壞苦器。是行苦器。於此諸苦當數思惟。其中初者。謂依受此取蘊。能引來生以後衆苦。第二謂依已成之蘊。爲老病等之所依止。第三第四。謂彼二苦粗重隨逐能生彼二。第五謂初成取蘊。即便生爲行苦自性。以一切行爲宿惑業他自在轉。是行苦故。於三苦時此當詳說。若於生死取蘊自性。未能發起真實厭離。則其真實求解脫心。無發生處。於諸有情流轉生死。亦無方便能起大悲。故隨轉趣大小何乘。然此意樂極爲切要。發生此者。亦隨當從無垢聖語。如量解釋。先正尋求清淨了解。次須長時觀擇修習。引發其心猛利變動。故薄伽梵

令知苦諦生死過患。宣說八苦。所有密意。如聖無著極善決擇而爲宣釋。如博朵瓦云。「於六趣中。隨生何趣。其後發生病痛死等。衆苦惱者。是病者病。是死者死。非彼不應。忽爾而起。是生死相。或生死性。住生死時。必不能越。我等於此。若起厭離。須斷其生。此須斷因。」當於前說。生老病死等已生衆苦。如是思惟。

第二思惟六苦者。親友書釋宣說七苦。其最後者是別過患。故於此中當思六種。其中無定過患者。謂於生死流轉之時。父母等親。於他生中轉爲怨敵。諸怨敵等轉成親屬。如是父轉爲子。子轉爲父。母轉爲妻。妻轉爲母等。唯是次第展轉流轉。是故全無可憑信處。親友書云。「父轉爲子。母爲妻。怨仇衆生轉爲親。及其返此而死歿。故於生死全無定。」即現法中亦復展轉。互爲親怨。如妙臂經云。「有時怨敵轉爲親。親愛如是亦爲怨。如是一類爲中庸。即諸中庸復爲怨。如是亦復爲親愛。具慧了知終莫貪。於親當止愛分別。於心善法安樂住。」如是修習。破於親怨分別黨類而起貪瞋。觀生死法。任何全無安心之處。應起厭離。

無飽足過患者。如云。「一一曾飲諸乳汁。過於四海於今後。隨異生性流轉者。尚須多飲過於彼。」謂當思惟。一一有情。飲母乳酪。昔飲幾許。今後若不學解脫道。當飲幾何。此是

略喻。更當思惟生死之中。盛事苦事。無所未經。令心厭離。

若謂受樂令意滿足。然三有樂。任受幾多。非但無飽。後後轉復增長貪愛。由此常夜馳騁生死。經無量劫。受諸至極難忍大苦。然其安樂不及一分。如親友書云。「如諸癩人爲蟲癢。爲安樂故。雖近火。然不能息。應了知。貪著諸欲亦如是。」弟子書亦云。「豈有百返未經趣。豈有昔未多受樂。未得吉祥如白拂。豈有是事反增貪。豈有昔未多經苦。衆生無欲能飽滿。無有情腹未曾臥。然何生死不離貪。」應如是思。又如除憂經說而思。極能厭離。如云。「數於地獄中。所飲諸烱銅。雖大海中水。非有爾許量。生諸犬豕中。所食諸不淨。其量極超過。須彌山王量。又於生死中。由離諸親友。所泣諸淚滴。非海能爲器。由互相鬥諍。積所截頭首。如是高聳量。出過梵世間。爲蟲極飢虛。所噉諸土糞。於大乳海中。充滿極高盛。」如是又如華嚴經云。「汝應憶念爲諸欲。徒耗諸身。前邊際。今求菩提具禁戒。由禁於此。摧諸欲。汝應憶念爲諸欲。徒耗諸身。前邊際。未能承事恆沙佛。未從佛聞如是語。」謂盡所得三有盛事。悉皆欺誑。領受無量無義大苦。如前唐捐無量色身。皆當憶念。若後仍不策勵勤修。更當如是。思惟此理。令起厭離。謹哦瓦云。「覺嚙敦巴從無始來。曾受何身。然皆未修大乘正法。

猶如今日，故須策勵。」又如桑樸瓦云：「此生死中須多仰覆，此於心中實覺不安。」乃至未能起心如此，須勤思惟，縱起亦當恆常修習。

數數捨身過患者，如云：「一身體諸骨聚，超過幾多須彌峯。」謂一一有情受身之骨，若不爛壞，多於須彌。

數數結生過患者，如云：「雖將地丸如柏子，數母邊際未能盡。」昔諸先覺解釋此義，謂一有情爲母之量，此非正義。即此釋中引經文云：「諸苾芻，譬如有人從此大地執取諸丸，量如柏子，作是數云：此是我母，此是我母之母，而下其丸，諸苾芻此大地泥速可窮盡。然諸人母展轉非爾。」是顯自母及彼母等，母展轉次第，此論亦說母邊際故。此成厭患因之理者，如四百論云：「若時雖一果，初因非可見，見一亦增多，爾時何不畏。」其釋亦云：「此顯由諸難可度量稠林相續，令極難行生死大野，常應厭患，隨順於此，當如理修。」如此當知，數數高下過患者，如云：「既成百施世應供，業增上故復墮地，既滿轉輪聖王已，復於生死爲奴婢。天趣天女乳腰柔，長受安樂妙觸已，後墮地獄鐵輪中，當受粗磨割裂觸。長時安住須彌頂，安足陷下受安樂，後遊塘煨屍泥中，當念衆苦極難忍。天女隨逐受歡喜，遊戲

端妙歡喜園，後當住止劍葉林，獲割耳鼻別手足。天女殊妙如金蓮，共同游泳徐流池，後墮地獄當趣入，難忍灰水無極河。雖得天界大欲樂，及諸梵天離欲樂，後墮無間爲火薪，忍受衆苦無間絕。得爲日月自身光，照耀一切諸世間，後往極黑陰闇處，自手伸舒亦莫覩。」磨等三鐵輪者，如其次第，謂於衆合黑繩燒熱三中而有。天女隨逐者，謂爲天女之所依附。天界欲樂者，謂忉利以上欲天所有。日光者，是如世間共許而說，未分能依及所依處，若分別說，乃是彼二宮殿之光。此等爲喻，當思一切從高墮下所有道理，厭患三有，以其三有一切盛事，最後邊際，衰所攝故。此如調伏阿笈摩云：「積集皆銷散，崇高必墮落，合會終別離，有命咸歸死。」

無伴過患者，如云：「若能了知如是過，願取三福燈光明，獨自當趣雖日月，難破無邊黑闇中。」了知過者，謂當了知如前所說，須知如是死，願取福光。三種福者，謂三門善事，或施所生等三種善事。無邊黑闇者，謂無明黑闇。無伴而趣者，如入行論云：「獨生此一身，俱生諸骨肉，壞時尚各散，何況餘親友。生時獨自生，死時還獨死，他不取苦分，何須作障親。」如是六苦總攝爲三，謂於生死中，無保信處，受彼安樂，終無飽期，無始而轉。初中有四，一於所

得身不可保信者。謂身數數捨。二作諸前益不可保信者。謂無決定。三於得盛事不可保信者。謂高下變易。四於諸共住不可保信者。謂無伴而往。第三者謂數數結生。展轉受生不見邊際。如是總攝亦當思惟。

第三修三苦者。謂譬如極熱或瘡或癰。若於其上灑以冷水。似爲安樂。於生死中所有樂受。若壞滅時。還起衆苦。故名壞苦。此復非唯其受。即此相應。餘心心所及爲所緣諸有漏境。皆是壞苦。又如熱癰逼切。觸熱水等變異觸時。起極楚痛。如是當知苦受。隨纔生起。便能觸惱或身或心故名苦苦。譬如腎痛。此復如前。非唯其受。又如熱癰。俱未觸會二觸之時。有漏捨受。爲諸粗重之所隨逐。故名行苦。此亦如前。非唯其受。此由先業煩惱自在而轉。故名爲苦。及爲能發後煩惱種。所隨逐故。名爲徧行粗重所隨。如是若起樂受貪欲增長。若起苦受瞋恚增長。苦樂俱非隨粗重身。則於無常執爲常等。愚癡增長。其中貪欲能感當來於五趣中生等衆苦。瞋於現法起憂感等。於後法中感惡趣苦。癡於前二所感二苦隨逐不捨。故於樂受。應觀爲苦滅除貪欲。於諸苦受。應作是思。此蘊即是衆苦因緣。苦從此生。猶如毒箭。滅除瞋恚。於諸捨受。應觀無常銷滅爲性。滅除愚癡。不於三受爲三毒因。此如瑜伽師地及

攝決擇意趣而說。如負重擔。隨其重擔當負幾久。便有爾許不樂。取蘊重擔亦爾。乃至執持爾時受苦。以此蘊中有苦煩惱粗重安住。故爲行苦。既有此已。雖於現在苦受未生。然其無間由種種門能起衆苦。故此行苦。徧一切苦及是所餘二苦根本。故應於此多修厭離。

又能增貪現前樂受。多是於苦漸息滅位妄起樂覺。全無不待除苦所顯自性之樂。譬如太走爲苦。略爲住息遂生樂覺。現見此是先生大苦。漸息滅時樂漸次起。故非性樂。若太久坐。仍復如前。生衆苦故。若是性樂之因者。應如苦因。隨其習近。其苦漸增。如是習近行住坐臥飲食日陰等。亦應隨其幾久習近。便有爾許安樂漸起。現見太久唯生苦故。如是亦如入胎經云。一難陀。行住坐臥諸威儀中。應當了知別別是苦。諸靜慮師。應觀彼彼威儀自性。若行度日。不住不坐不臥。彼則於行。唯別受苦。別別領受猛性粗性難可忍性。非悅意性。非於其行。起安樂想。一餘三威儀亦如是說。一難陀。然由彼彼威儀之苦。暫間斷故。遂於餘餘新生衆苦。妄起樂想。難陀。生唯苦生。滅唯苦滅。生唯行生。滅唯行滅。一四百論亦云。一如安樂增長。現見反成苦。如是苦增長。然非可轉樂。」

第二思惟別苦有六。三惡趣苦已如前說。人苦者。謂飢渴寒熱。不可意觸。追求勞苦。復

有生老病死等七。如前當知。又如資糧論云：「惡趣苦無餘。人中亦現有。苦逼等地獄。貧如琰魔世。此中旁生苦。強力於羸弱。制罰及損害。相續如暴流。有因貧乏起。餘從不足生。追求難忍苦。一切謀略殺。」四百論云：「勝者爲意苦。庸流從身生。二苦日日中。能壞此世間。」

非天苦者。如親友書云：「諸非天中意苦重。由其性瞋天德故。此等由其趣性障。具慧不能見聖諦。」此由不忍。嫉天富樂。令意熱惱。由此因緣。與天鬥諍。受割裂等傷身衆苦。此等雖具智慧。然由異熟障故。於彼身中不堪見諦。念住經說此爲旁生。瑜伽師地論說爲天趣。

思惟天苦分二。欲天三苦。上二界粗重苦。今初

初死墮苦中有二。死歿苦者。如云：「諸天趣樂雖極大。然其死苦大於彼。如是思已。諸智者。莫愛有盡天趣樂。」謂較昔受天欲生樂。將臨歿時。五死相現。所起痛苦。極重於彼。五死相者。即如彼云：「身色變爲不可愛。不樂本座。華鬘萎。衣服垢染。身出汗。是於先時所不出。天趣報死五死相。起於住天界諸天。等同地上諸人中。傳報當死諸死相。」墮下處苦者。如云：「從天世間死歿已。設若全無少餘善。彼無自在往旁生。餓鬼地獄隨一處。」悚慄苦

者。謂由有成就廣大福聚及上妙五欲天子生時。諸薄福天子。見已惶怖。由此因緣受大憂苦。斫裂殺害苦者。謂天與非天鬥諍之時。受斷支節破裂。其身及殺害苦。若斷其頭。即便殞歿。傷身斷節。續還如故。驅擯者。謂諸具足強力諸天。纔一發憤。諸劣天子。便被驅擯出其自宮。又如資糧論云：「所有受欲天。彼亦無樂心。遭欲貪熾然。內火而燒煮。若諸心散亂。彼豈有安樂。非於無散心。剎那能自在。散逸擾亂性。終不能寂滅。等同有薪火。徧受大風吹。」又云：「如病愈未久。食所不宜食。」

色及無色上界諸天。雖無此諸苦。然煩惱隨逐。有諸障礙。於死於住悉無自在。故彼亦由粗重爲苦。又如資糧論云：「色無色諸天。超越於苦苦。以定樂爲性。住劫不傾動。然非畢竟脫。從彼仍當墮。似已得超越。惡趣苦暴流。雖勵不久住。等同空飛鳥。如重力射箭。墮落爲邊際。如久然諸燈。剎那剎那壞。諸行變壞苦。仍當極侵惱。」

如是思惟五趣六趣。總別諸苦。厭患生死。意欲出離。便當觀察其因。念云。如是生死以何爲因。

第二。由集諦門思惟流轉生死次第分三。煩惱發生之理。二彼集業之理。三死沒及結生之理。

今初

成辦生死之因。雖俱須惑業。然以煩惱而爲上首。若無煩惱。雖有宿業超諸量數。然如種子。若無潤澤及其土等。定不發芽。如是諸業缺俱有緣。亦定不能發苦芽故。又若有煩惱。縱無宿業。無間新集。取後有故。如是亦如釋量論云。「超度諸有愛。非餘業能引。滅盡俱有故。」又云。「若有愛。仍當出生故。」是故開示煩惱對治極爲重要。此復賴於先知煩惱。故於煩惱。應當善巧。

此中分四。^一正明煩惱。^二如何生起之次第。^三煩惱之因。^四煩惱過患。

今初

煩惱總相者。如集論云。「若有法生。即便生起。極不靜相。由彼生故。令心相續。極不靜起。是煩惱相。」謂若何生。令心相續。極不寂靜。

各別相中有十煩惱。貪者。謂緣內外可意淨境。隨逐耽著。如油著布。難以洗除。此亦耽戀自所緣境。與彼所緣難以分離。瞋者。謂緣諸有情及苦苦具。謂刀杖荊刺等。發恚惱心。發粗猛心。於彼諸境思作無義。慢者。謂依止薩迦耶見。緣內外之高下好惡。令心高舉。高相隨轉。無明者。謂於四諦業果。三寶自性。心不明了。染污無知。疑者。謂緣諦等三法。念其有耶無

耶。是耶非耶。壞聚見者。謂緣取蘊。計我我所。染慧爲性。我我所見。其中壞是無常。聚是衆多。爲欲顯此所見之事。唯是無常。非一之法。全無常一。補特伽羅。故爲立名曰壞聚見。邊執見者。謂緣薩迦耶見所執之我。計爲常恆。或見斷滅。無從此沒。結生當來。染慧爲性。見取者。謂緣薩迦耶見邊見邪見。三中隨一。及彼所依見者之蘊。執爲最勝。染慧爲性。戒禁取者。謂緣壞戒。可捨之戒。及諸行狀軌則。身語定轉。所有邪禁及緣彼等所依之蘊。見爲能淨罪惡。能解煩惱。能出生死。染慧爲性。邪見者。謂謗無前世後世及業果等。或計自在及勝性等爲衆生因。染慧爲性。此十煩惱。是如集論。瑜伽師地。釋五蘊論。所出而說。

第二如何生起次第者。如許薩迦耶見與無明異者。譬如盤繩。略降黑闇。於繩實體不能明了。於彼遂起執蛇之覺。如是障礙明見蘊體。由無明闇誤蘊爲我。從此發生諸餘煩惱。如許彼二爲一。即薩迦耶見爲煩惱根本。此復由其薩迦耶見。執爲我已。遂即分判自他差別。如是分已。貪着自黨。瞋恚他品。緣我高舉。執我常斷。於我見等及彼相屬所有惡行。執爲第一。如是便於開示無我之大師。及師所說業果四諦三寶等法。邪見謂無。或復生疑。爲有爲無。是耶非耶。如釋量云。「有我知有他。執瞋自他分。與此等係屬。生一切過失。」

第三能生煩惱之因分六。所依者謂煩惱之隨眠。所緣者謂順生煩惱境界現前。猥雜者謂隨學惡友非善士夫。言教者謂聽聞邪法。串習者謂增長煩惱昔串習力。作者謂妄增益愛非愛相。及於無常妄執常等非理作意。

第四過患者。謂煩惱纔生。先能令心雜染。倒取所緣。堅固隨眠。同類煩惱。令不間斷。於自於他於俱損害。於現於後於俱生罪。領受苦憂感生等苦。遠離涅槃。退失善法。衰損受用。赴大衆中。怯懼無樂及無無畏。一切方所惡名流布。大師護法聖者呵責。臨終憂悔。死墮惡趣。不能獲得自己義利。莊嚴經論云。「煩惱壞自壞他壞淨戒。退損失利護法大師呵。鬥諍惡名他世生難處。失得未得意獲大憂苦。」入行論亦云。「瞋愛等怨敵。全無手足等。非勇智如何。彼令我如僕。安住我心中。歡樂反損我。於此忍不憤。忍非處應呵。一切天非天。設與我作敵。彼不能令入。無間大火中。此大力惑敵。若遇須彌峯。且不留灰塵。能剎那擲我。如我煩惱敵。長時無始終。餘敵皆不能。至如是久遠。若隨順承事。悉爲作利樂。若親諸煩惱。返作苦損惱。」此說過患。皆當了知。又如阿蘭若師云。「斷除煩惱。須知煩惱過患體相對治生因。由知過患。觀爲過失。計爲怨敵。若不知過患。則不知爲怨敵。故如莊嚴經論及入行論所

說思惟。」又云。「知煩惱相者。亦須聽對法。下至當聽五蘊差別論。了知根本及隨煩惱。於心相續。若貪瞋等。隨一起時便能認識。此即是彼。他今生起。與煩惱鬥。」須如是知。

第二彼集業之理分二。正明所集之業。如何集業之理。初中分二。思業。思已業。今初。

如集論云。「云何爲思。謂令心造作意業。於善不善及無記中。役策心爲業。」謂令自相應心。於境轉動之心所意業。第二者謂彼思發起身語之業。俱舍論云。「業謂思彼起。思即是意業。彼起身語業。」於身語業分爲二種。有表無表。婆沙師許唯是有色。世親論師破之。許爲與身語表俱轉之思。故二種業俱說爲思。總業有三。謂善不善無記。此說初二。善業有二。謂有漏無漏。此明有漏。其中復二。謂聖人相續中有。及異生相續中有。此說後者。其不善業者。謂非福業。福業者。謂欲界所攝善業。不動業者。謂色無色地所攝有漏善業。如是亦如俱舍論云。「福欲界善業。不動從上起。」何故名爲不動業耶。謂如欲界中。應於天身成熟之業。有於人畜餓鬼之身。而得成熟。果是可動。如是上界。應於此地成熟之業。除此地外。不於餘熟。故名不動。俱舍論云。「由於彼地中。業熟不動故。」

第二集業之理者。總諸聖者。於諸善業發生增長。預流一來。亦有造集不善業者。然諸聖者。定不積集善趣惡趣引生死業。中觀論云。「生死本爲行。故智者不造。故愚爲造者。非智見性故。」世親論師亦云。「見諦無能引。」是故乃至自隨補特伽羅我執而轉。爾時容造能引之業。現證無我真實義已。雖於生死由業煩惱增上受生。然不新造能引之業。預流一來。亦能不忍斷除我執。譬諸強力制伏羸劣。瑜伽師地論作此說故。是故造集能引生死業者。謂住大乘加行道上品。世第一法以下。一切異生。

如是若由染污無明薩迦耶見。他自在轉。三門作行殺等不善。集非福業。若行捨施守護戒等欲界善法。是集福業。若修靜慮無色地攝奢摩他等。是爲積集諸不動業。若爾於三有中一切盛事。見爲過患。希求解脫欲樂。發起修衆善業。又於無我義如理觀察。慧相應思。諸善淨業。是否集諦生死因耶。總資糧道加行道者。雖集庸常能引之業。然由如斯意樂所起。及於無我觀慧相應諸善淨業。是後有愛能對治品。與生死本我執行相。相違而轉。故非尋常真能引之集諦。然能隨順引後有集。故立爲集攝。如是亦如攝決擇分云。「問。若世間諸法。厭患後有能背後有。引出世道。彼等何故集諦所攝。答。雖彼自性。厭背後有。然能隨順

後有身語意妙行。是故當知是集攝攝。」此說善思生死過患。厭離生死意樂所起。引出世道諸善淨法。爲隨順集故當勵力。引此意樂及無我慧。

由是因緣。若未由多異門。觀察修習生死過患。於生死盛事破除貪愛。獲得對治。又未如理以正觀慧觀無我義。又離修習二菩提心。餘諸善行。唯除少數依福田力。悉是庸常集攝。轉生死輪。又增長業分爲二類。一爲樂受義故增長。二爲捨受義故增長。

初中復二。一爲受用色聲等欲塵。所生諸樂。二於外樂。厭捨貪著。爲定生樂受。而增長業。初復有二。一正緣未死以前現法樂故。造非福業。二正緣來世諸欲樂故。增長福業。正緣定生樂受者。謂集能生第三靜慮。下至初禪諸不動業。若於諸欲捨離貪著。復由樂受令意厭患。爲捨受故而作業者。謂集能生第四靜慮。乃至有頂諸不動業。此是世親論師意趣。由此正理。若普厭棄一切諸有。爲解脫故三門行善。則能漸遠生死。漸近涅槃。

第三死歿及結生之理分五。^一死緣。^二死心。^三從何攝煖。^四死後成辦中有之理。^五次於生有受生道理。今初

壽盡死者。謂如宿業所引壽量。一切罄盡而死。是爲時死。福盡死者。謂如無資具死。未

捨不平等死者。謂如經說。壽未窮盡。有九死因緣。謂食無度量。食所不宜。不消復食。生而不吐。熱而持之。不近醫藥。不知於己若損若益。非時非量。行非梵行。

第二死心分三。善心死者。謂由自憶。或他令憶。乃至粗想現行以來。信等善法現行於心。又行善不善補特伽羅將命終時。或自憶念。或他令憶。昔於何法多所串習。彼便力強。由此令心於彼流注。餘皆忘失。若於二事平等串習。先憶何法。便不退捨。不起餘心。又作善者。如從闇處趣向光明。臨命終時。猶如夢中。見有種種可意之色。非不可愛。安祥而逝。臨死其身無重苦受。造妙業者。解肢節苦。亦極輕微。

不善心死者。謂由自憶。或他令憶。乃至粗想現行以來。追念貪等現行不善。臨死其身受重苦受。造不善業當死之時。現受先造不善業果。所有前相。謂如夢中多怪色相。於彼顯現。如從光明趣向闇處。諸造上品不善業者。由見彼等不可愛相。身毛恐慄。手足紛亂。遂失便穢。捫摸虛空。翻睛咀沫。此等相現。若造中品不善。彼諸相中有現不現。設有不俱。作惡業者。解肢節苦。最極尤重。又解肢節。除天那落迦所餘生處。一切皆有。又一切人臨命終時。乃至未到昏昧想位。長夜所習我愛現行。復由我愛增上力故。謂我當無。便愛自身。此即能成

中有之因。此中預流及一來者。雖其我愛亦復現行。然慧觀察制而不著。譬如強力制伏羸劣。諸不還者我愛不行。

無記心死者。謂行善不善者。或未行者。自未能念此二種事。無他令憶。此臨終時俱離苦樂。善心死者。是於有粗想時。若細想行時。善心即捨。住無記心。彼於爾時。於曾習善亦不能憶。他亦不能令其憶念。不善亦爾。故細想行時。一切死心。皆是無記。俱舍釋說。『善不善心行相明了。不能隨順當斷死心。』

第三從何攝煖者。造不善者。識於所依從上分捨。上分先冷。乃至心處。造善業者。自下分捨。下分先冷。二者俱從心處識捨。識最初託精血之中。即爲肉心。最後捨處。即最初託。如是先從上身攝煖至心。或從下分收煖至心。次雖未說。從下或上。亦攝至心。然當類知。

第四死後成辦中有之理者。如前所說識從何捨。即於彼處。無間而成。死與中有。如秤低昂。依二種因。謂我愛已生故。無始樂著戲論已熏習故。善不善業已熏習故。又此中有。眼等諸根悉皆完具。當生何趣。即彼身形。乃至未受生有以來。眼無障礙。猶如天眼。身無障礙。如具神通。俱舍亦云。『爲當本有形。此謂死以前。生剎那以後。同類淨眼見。具業神通力。根

全無障礙，不轉爲尋香。」此說中有是同類見，及修所得離過天眼能見。成辦何趣中有，次定不可轉趣餘生。集論中說容有轉改。本有者俱舍論中總說四有，死已未生是爲中有，當正受生初一剎那是爲生有，從此第二剎那乃至死有最後剎那以前，是爲本有。臨終最後剎那是爲死有。此望將來受生之死有，是其本有。有誤解此說爲前生身形，又有見說是後形故，說三日半爲前生形，次三日半爲後生形。此說全無清淨依據。唯增益執，瑜伽論說識不住故，於前世身不起欲樂。故有說云：見前世身而生憂苦，亦屬增益。造不善者所得中有，如黑糝光或陰闇夜。作善中有，如白衣光或晴明夜。見已同類中有，及見自等所當生處。入胎經云：「地獄中有如燒杓木，旁生中有其色如煙，餓鬼中有色相如水，人天中有形如金色，色界中有其色鮮白。」此是顯色差別。從無色沒生下二界則有中有，若從下二生無色者則無中有。於何處沒，即於其處成無色蘊，堪爲根據諸教典中除此而外，未說餘無中有之例。故說上下無間，皆無中有，亦不應理。經中又說天之中有頭便向上，人之中有橫行而去，諸作惡業所有中有，目向下視倒擲而行，意似通說三惡趣者，俱舍論說人鬼畜三，各如自行。壽量者，若未得生緣，極七日住，若得生緣，則無決定，若仍未得則易其身，乃至七七以內而住。於此期內定得生緣，故於此後更無安住。堪依教典，悉未說有較彼更久，故說過此更能久住，不應道理。如天中有七日死已，或仍生爲彼天中有，或轉成辦人等中有，謂由餘業轉變勢用，能轉中有諸種子故，餘亦如是。

第五次於生有結生之理者。若是胎生，則彼中有於當生處，見有自己同類有情，爲欲看彼及戲笑等，遂願往趣當生之處。次於父母精血，起顛倒見。爾時父母未行邪行，猶如幻變，見行邪行，便起貪愛。此復若當爲女，欲令母離，貪與父會。若當生男，便欲父離，貪與母會。瑜伽師地是說非實，見其父母，誤於精血，見行邪行，生此欲已，如如漸近，如是如是漸漸不見，男女餘分，唯見男女二根之相。於此發憤中有即沒，而生其中。此復父母貪愛俱極，最後決定各出一滴濃厚精血，二滴和合住母胎中，猶如熟乳凝結之時，與此同時中有俱滅，與滅同時，即由阿賴耶識力故，有餘微細諸根大種和合而生，及餘有根同分精血和合搏生。爾時識住，即名結生。諸有不許阿賴耶者，許爲意識結生相續。若薄福者，當生下賤種，彼於死時及入胎時聞紛亂聲，及自妄見入諸蘆荻稠林等中。造善業者，當生尊貴族，聞有寂靜美妙音聲，及自妄見昇於高閣宮殿等處。又住胎者，凡經七日，有三十八胎中圓滿一切肢

節。次經四日。當即降生。如入胎經云。「此經九月。或過九月。是極圓滿。住八月者。雖亦圓滿。非極圓滿。若經六月。或住七月。非爲圓滿。或復缺肢。」此等廣說。如入胎經。應當了知。

若於生處不欲趣赴。則必不往。若不往者。定不應生。故作感那洛迦業及增長已。謂屠羊宰鷄。或販猪等。諸非律儀中有。猶如夢中。於當生處見有羊等。由先所習。意樂馳趣。次由瞋恚生處之色。中有遂滅生有續起。如是於餘似那洛迦癭鬼等中。受生亦爾。若生旁生處。鬼。人間欲天色天。便於生處。見己同類。可意有情。次由於彼起欣欲故。便往其所。瞋當生處。中有遂滅。生有續起。此乃瑜伽師地論說。若非宰鷄及販猪等。不律儀者。生那洛迦。理同後說。俱舍論云。「餘求香宅舍。」謂濕生欲香。化生求舍。而受生也。

復如釋說。若是當生熱那洛迦。希求煖熱。生寒地獄。希求清涼。中有遂往。諸卵生者。俱舍論說亦同。胎生。死沒及結生之理。無特外者。皆如本地分說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六終